

從人的兩種本性談起

何顯榮 1995年

儒家哲學思想體系淵博宏大，為中華文化思想的主流，然而在見性方面，誠如子貢所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公冶長〉，故一般人以為孔子罕言性，孔子曾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並未對此「性」有更多之敘述。早期儒家思想以「中庸」述及心性之學；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為儒家心法的基本中心觀念。

亞聖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告子上〉可知孟子提倡「人性本善」之說，是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

另有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生而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荀子》性惡）可知荀子提倡「人性本惡」之說。他所見於人之性惡，若順之而無節制，則惡亂必生；因此他主張化性起偽而生仁義，以成君子。司馬遷以孟、荀並列，作傳於史記。荀子與西方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相近，近代受重視而地位提升，與孔子和孟子並稱為儒家三大師。

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惡之說，均為人所重視，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由此可知人類性善與性惡之說均可同時成立，然而善與惡完全是對立的，這二種思想本體均可同時存在，可知人類思想體系的本體不是單一性，而是二種天性同時存在，故每人與生具來的本性均含有這兩種內在真實不變的思想本質。這兩種本性並立存在，尚未經確認，本文試以科學分析和佛家思想解釋其成立。

同屬靈長類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之身體各部構造及比例與人類甚為相似，幾乎每一骨骼、肌肉、內臟和血管皆可在人體發現。依據遺傳學上最近靈長類的分類法，大猩猩、黑猩猩和人類已併入同一「人科」，此二種與人類之間的血緣也非常相近，可由染色體組型和血清蛋白得到證明。尤其黑猩猩血紅素胺基酸的排列與人類的排列相同，DNA（去氧核糖核酸）僅有1.23%的差異；可知黑猩猩與人類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九相同，兩者的差異，就好比馬與斑馬，仍保持著分化後不久的狀態。

人類和黑猩猩或一般高級動物有相似的軀體，當然也含有動物天生自有的本性，即「動物本性」。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禮運》及「食色性也。」（《論語》告子），就是這種本性，也是人類天生所必須具有的一種「本性」，譬如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等。因此這種動物本性稱為「欲性」，又稱「獸性」。動物本性的基本需求就是「食色」，因此這種需求稱為「食色本能」。欲性非惡，譬如自私之本身並非惡，自私過當乃惡；而任

「欲性」氾濫，產生慾心，縱慾荒謬，貪得無饜，詐取豪奪，鬥爭暴亂，造起惡端，才是為惡。人類為滿足「食色本能」，必定追求「名利」，故有人直以「欲性」為惡性。

另外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人類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是在於「心智(mind)」。心智是動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包含思維、感情、經驗、夢想、痛苦、喜悅和渴望等心理過程，就是一種在腦中進行訊息連續傳遞和處理的本能，即腦的所作所為。就以黑猩猩和人類的腦作一比較，黑猩猩的腦略小，但在物理上和人腦非常類似，兩者有相同精神性的功能，能對真實世界的直接反應，如食色之慾。但是人類的心智除此外，另擁有可以表現思維、計劃和語言等高級心智的特殊功能。這種高級的心智，就是人類特有與生俱生的天性所表現的本能。這種超越其他動物的天性，稱為「天賦本性」。因此人類除了具有和動物相同的「動物本性」外，另擁有「天賦本性」。

對於「天賦本性」的闡釋，在諸子百家中佛家最為詳盡。當釋迦牟尼佛初成道時曾說：「眾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華嚴經》「天賦本性」就是這個「如來智慧覺性」，稱為「佛性」，又稱「真如本性」。這種本性的表現，是人類生而具有內在真實不變的本質，與佛法依緣起性空的「自性」完全不同。這種「佛性」與一般人所云：「萬物皆有佛性」的「佛性」有別，因此「萬物」和「佛性」二句的定義必須釐清。此處的「萬物」顯然不包括無生命的物質，若以所有的生物為範圍，則此處的「佛性」絕非本文所謂人類特有的「天賦本性」。為容易辨別這種人類特有的本性，根據宋明儒家將儒學融入佛理稱為「理學」，而將「佛性」以「理性」稱之。

根據以上說明，可以明瞭人類的二種本性。人之天性為性善之說，是根源於人類特有的天賦本性 — 理性，而性惡之說則根源於人類具有的動物本性 — 欲性。本性是與生俱生，即先天帶來，心則自發或來自周遭環境的影響而所生之念頭，是後天所生，故心與性依其生之順序有差別。為便於瞭解，引用佛理解說：性為天賦本體，由本體接到色、受、行、想和識五蘊的作用，而產生在內或向外的意念就是「心」，也就是吾人所謂的「心念」，故心為性體之用。禪宗六祖惠能禪師說：「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六祖壇經》）可知「性」是從本體上說的，「心」是從應用上說的。

人類出生既然具有理性和欲性，二性相互影響一個人的觀念，人心因而有善有惡，使品性有優劣之差異。由純理性所發出的心，就是「道心」；純欲性所發出的心，就是「欲心」。一般所謂「人心」，就是智慧或聰明結合欲性所生之心，介於「道心」和「欲心」之間，又稱「人欲」。宋儒朱子所謂：「去人欲，存天理。」即在淡薄欲性，去除人欲，發揮理性，使人心轉成道心。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道德經》四十八章）。王陽明先生云：「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一分人欲，便得一分天理。」（《傳習錄》）就是這個道理。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每個人均擁合理性（天賦本性）和欲性（動物本性）二種不同的本性。這種人類本性的說法，並不和現代的哲學思想體系相衝突。就以現代哲學大師牟宗三先

生對「性」字的通義來看，兩者含意相同。他提出依「性」的應用層面有三：

一、生物本能、生理欲望、心理情緒等屬於自然生命之自然特徵所構成的性，為最低層。此即本文所謂動物本性 — 欲性。

二、氣質之清濁、厚薄、剛柔、偏正、純駁、智愚、賢不肖等所構成之性，為較高層。此即本文所謂一般人的本性，含有理性和欲性兩種本性。

三、超越的義理當然之性，純屬於道德、精神生命者，所謂天命之性、義理之性，為最高層。此即本文所謂天賦本性 — 理性。

「佛性」就是「如來智慧覺性」，分析其內涵有二要素：一為「聰明本能」，即可以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能，含有思維、判斷、假設、創造、計劃、計算與語言等聰明能力，能思慮用事和見聞記憶的本能，簡稱為「智能」；佛家稱為習種性或後得智，道家稱為「識神」（「神」即人的「本性」之謂）。另一為「覺悟」本能，有如實知見一切事物之性相，可以察知善惡和開悟真理的本能，佛家稱為性種性或根本智，道家稱為「元神」，簡稱為「覺能」。這種天賦「覺悟本能」是目前學校教育所缺乏教導及啟發的部分。

人類除了大腦額葉受傷者外，不論任何種族，每一個人都擁有這種「天賦本性」，但因每人自從出生後，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天賦「聰明」、「覺悟」兩種本能因人而產生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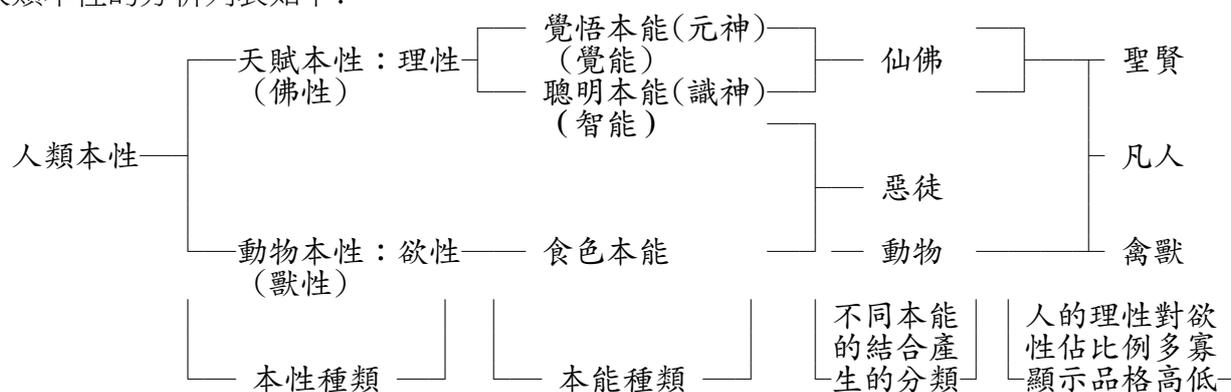
每一個人從小孩歲開始，腦就保持約一百四十億個神經細胞一直到老。腦神經細胞的大小和腦神經細胞間連線的樹狀突、軸突及軸突末梢數目多寡，影響腦神經細胞間的資訊儲存與傳遞，因此人類的聰明是由腦神經細胞及其連線所左右。然而這些腦神經細胞的變化受父母遺傳基因、生活環境和學習態度三大因素的影響。因為每人所受的這些因素各有不同，所以人類的智能也就有高低之分。

每一個人人都擁有大腦額葉腦神經細胞，可以主宰著其他腦部機能做適當的處理作用，即有迅速的反應，以最恰當的功能處理。這種功能就是覺悟本能，也就是「覺能」，聰明的人不會有所增加，愚鈍的人不會有所減少，不因人而異，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可以主宰人的精神活動。若不受到「欲性」的牽制，不接受外來的迷惑而產生貪欲、瞋恚或愚痴，則覺悟本能不被蒙蔽，則思想不會有所偏差，在處理所有事件時，可以恰到好處，自然圓滿達成。然而人類受到「欲性」的干擾，覺悟本能有時被蒙蔽，因此人人的覺能也就有顯隱之別。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得到的結論，認為動物天生是壞胚子。若以人類的壞性格與其他動物相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人類除了具有天生的動物本性之外，另有超越其他動物的天賦本性。人類經常為滿足「欲性」，而蒙蔽其「覺能」，應用「聰明」為惡，作奸犯科，弊端滋生，造成綱紀敗壞，道德淪喪，社會動亂，甚至研究戰術，製造武器，挑起戰爭，殘殺生靈，毀滅一切，其為惡之鉅，遠超過其他動物。因此人類天賦的「聰明本能」，若能結合「覺悟本能」善用，則稱為「般若智慧」，或簡稱「智慧」；人若不能善用「天賦本性」，「覺能」被蒙蔽，則「聰明」變成為非作歹的推動力。這種能力應用愈多，對社會的安寧為害愈大，這就是目前台灣社會亂象的主因。佛家對這種濫用的「聰明本能」稱為「小聰明」，

以別於「般若智慧」。換言之，「小聰明」就是沒有應用「覺能」的「聰明」。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道德經》十三章）其意在患有此動物之身，若無此身，則無動物本性的「欲性」，「覺能」不被蒙蔽，理性可以主宰一切事物，不受人欲之害，何患之有？

總之，因為本性是與生俱生，人有肉體就具有動物本性，難以利用各種方法，使本性中的欲性消失，而成為僅具天賦本性的仙佛。因此具有肉體的人類，若能淡薄欲性，覺悟本能不為欲性的食色本能所左右，保持完全的理性，則可以成為人間的聖賢。由於欲性的干擾，一般人擁有天賦本性中的覺悟本能，時而顯現，時而蒙蔽，其運用智慧或聰明以處理事物，呈現凡人的複雜性格。一般人為人處世均由二種本性共同主宰，其理性對欲性所佔比例的多寡，可以顯示其品格的高低。若人性由欲性做主宰，則五蘊熾盛而蒙蔽其覺能，為滿足慾望如食色之慾，應用聰明的能力為惡，作奸犯科，則成為大奸大惡之惡徒。若天賦本性完全被蒙蔽，連聰明都捨棄，不用大腦思考，僅呈其食色本能的獸性，則這種人等於是禽獸。茲將人類本性的分析列表如下：



人類本性分析表

因為台灣接受教育的「聰明」人愈來愈多，以致社會亂象愈來愈大。然而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完整的品格，其要素應在「覺悟本能」的啟發。在目前的教育方法上，尚未有具體而有系統的「覺能啟發教育」計畫，這是當前台灣教育最大的缺憾。為建立這種教育，必須先認識固有文化的「覺能」之用語及涵意，其在歷代諸子百家中各有不同，若不予提出說明，則不易明瞭在固有文化早已受到重視。啟發「覺能」的訓練或苦修之方式各門各派差異頗大，不能以一概全。茲將固有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和「覺能啟發」有關的部份概略摘錄如下：

一、論儒家覺能思想

《大學》八條目中，「格物致知」是思想的起點。因原簡編散脫，其釋義失傳，於是解說者揣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朱子承程子之意以補之，並將「格物」注為「在即物而窮其理」，「致知」注為「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其補傳是否恰當，亦引起歷代儒者爭論。《大學》是內聖外王之一貫思想系統，其思想起點在「格物」，應由心性出發，使「致知」效果得到最大。儒家因孔子罕言性，雖有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惡之說，然而始終未

發展出一套完善之理論。

「格物」之義，歷代儒家各有不同解釋，若以本文論點，由思想的起點「心性」來看，採用宋儒司馬光釋義：「格」訓為扞格之「格」，如「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禮記》學記篇）。「格物」謂扞禦物欲，即扞禦一切事物引誘的欲心。如此則可淡化「欲性」，「理性」不受蒙蔽，自然顯現。

近代學者唐君毅先生根據古本對《大學》章句作新訂正，其「格物致知」之釋文如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唐先生之訂正與闡釋，其「知止」為知其所止，即「止於至善」。朱子注：「止於至善，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人欲之私也。」（《大學章句》）故「格物致知」由扞格物欲，合於天理，無人欲之私，自可顯現「理性」，發揮「覺悟本能」。

二、道德經內含覺能思想

《道德經》一書自古以來有五百六十餘家的注疏本，對於「道」、「德」二字的注解，見仁見智，人言人殊，無從肯定瞭解其真義。就以本文的論點來探討瞭解老子的智慧：「道」為宇宙本體，「德」為「道」之用；「道」包涵宇宙萬象，就以「道」對人之本性而言，就表現「性」為體，「心」為用。這個「性」就是「理性」，「心」就是「道心」。如老子所云：「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道德經》十九章）、「絕學無憂」（《道德經》二十章）、「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道德經》六十五章）等均在人道上排斥人的聰明（智能）。但是老子並非主張愚民政策，將人人當做無知的老百姓，反而主張「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經》三十三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經》五十五章），仍在講求知的重要性。可知老子的思想中，雖然主張排除人道的天賦「聰明本能」，但是需要保持「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德經》十九章），以顯現「道」的內涵，這個內涵就是人性本體的「覺悟本能」。因此可謂「道」在人道上表現的就是天賦的「覺能」。雖然老子未直接言及「覺能」的字眼，然而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德經》二十一章），其義就是人的大德內容，必以其「道(理性)」為依歸。

其所呈現的徵象：「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道德經》二十一章）這些對「道」的敘述，就是「覺能」的徵象。因此可知老子強調「覺能」的啟發，比「聰明」的獲得更重要，如此來解讀《道德經》有關人性的部份，就更容易瞭解其真義。

三、道家丹鼎道派的覺能之啟發

雖然有人認為《道德經》是一部丹經，但未詳提修煉的方法。道家注重清心煉性，以求長生，在許多派門當中，首推丹鼎道派北宗所傳的性命雙修之術，以修行悟養性之法，以修

煉得長生之道。所謂「元神」就是「覺悟本能」，「識神」就是「聰明本能」。性命雙修之過程分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及煉虛合道。這些一貫修煉之道，需由清心煉性開始，即從還虛煉己。還虛就是復歸本來之性體，這個性體就是「元神」，又稱「真我」。由對境無心起始，使已念伏降，見天地無天地之形，見山川無山川之跡，見人我無人我之相，見昆蟲草木無昆蟲草木之影，萬象空空，一念不起，六根大定，一塵不染，斯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將來心不可得，致虛極，守靜篤，達到無一毫念慮，而性真純靜，這就是還虛之功。至此境界，即有真性始覺，這個真性就是「覺能」。道家以修行過程中達到的境界清晰的領悟出來，在進行修煉的過程中，始終均需以「元神(覺能)」為主導，由百日築基的煉精、十月懷胎的煉氣、三年哺乳的煉神、九年面壁的煉虛，才能達到合道，修成性命雙修的最高境界。倘若修煉當中任一階段，其「覺能」被蒙蔽，均將半途而廢，可知「覺能」的重要性。

四、佛教禪宗的覺能之啟發

佛教徒修持佛法之一大重要的課題，是達到「明心見性」。「見性」就是顯現「佛性」，所謂「悟者為佛，迷者為眾生」，其所悟或所迷就是指「佛性」的顯現或蒙蔽而言。佛門各宗均有其不同的途徑達成「明心見性」，其中禪宗有特殊的參禪方式。本來禪宗標榜：「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達到「明心見性」的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能以文字敘述。主要是避免執著文字敘述，而落入文字障。為明瞭「明心見性」的過程，使人有些概念，今將禪門所設的三關四界，概略說明之。

凡界為第一現象界，凡夫所看到及認識的一切事物，總是止於感官認知的看法，流於心隨境轉，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心境。其實僅看到因緣和合所生的虛相，尚未明瞭宇宙的實相。若能看出緣起性空，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而發心修道，依據各宗修心途徑方法，堅守戒律，實踐六度萬行，不攀外緣，念佛淨心，或參禪打坐，體驗禪機，努力用功，廢寢忘食，或修觀斷惑，承受磨練，苦行淡欲，除盡慾念；如同大死一番，使欲性不染淨心，由迷轉悟，一念超脫，澈悟佛性，即破初關，進入第二主體界。

進入第二主體界後，有如與俗世隔絕的清朗心境，一切假有，無所遁形，看透世間的真相，對境不致起心動念，此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觀照到諸法虛妄畢竟空，此時已在「明心」階段，又稱入聖界。但是這僅是一個過程，不可入聖執聖而被聖縛，必須由聖界回凡界，即破二關，進入第三主體現象界。

進入第三主體現象界後，需要回到錯綜複雜的凡界，處世應物，時時調心不受慾染，仍能保持由理性思考用事，沒有佛、眾生之別，洞悉諸法實相，入色界不為眼感，入聲界不為耳感，入香界不為鼻感，入味界不為舌感，入觸界不為身感，入法界不為意感，即掃三心，飛四相，無所住而生其心，理事達到純熟圓融時，「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即破三關，進入第四主體現象無礙界，達到「見性」的境界。此時一心湛然寂靜，般若智慧自然主導諸法，處世應物，常應常靜，安閒自在，寂靜涅槃，所謂「日日是好日，年年過好年」。